

笑思 著

家哲学

——西方人的盲点

JIA ZHEXUE:XIFANGREN DE MANGDIAN



商务印书馆

家 哲 学

——西方人的盲点

笑 思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2010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笑思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 - 7 - 100 - 06522 - 1

I. 家… II. 笑… III. 哲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943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

笑 思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522 - 1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 1/4

定价: 42.00 元

自序

自到西方^①长期游学以来,笔者常想对这段经历做一个总结或交代。慢慢确定下来,觉得应该回答几个难题——“西方文化有什么,缺什么?”“这所有和所缺之间是什么关系?”“东方有无西方的所缺?”“东方因此需要什么样的西方所有?”

这些纲领性问题,涉及中西文明长期历史形成的主要特点,涉及双方文明大框架上的调查、对比和区别。对于理解与处理东西双方的过去历史、现在关系,这些问题必不可少,然而它们却并不经常被明确提出和予以解答。

西方文明自始至终存在关于家庭的盲点和弱点,其中型团体文化的强大与家文化的薄弱一直互为因果,并且这种互为因果还使西方人对自己的家盲点和家弱点,迄今缺乏明确的意识、改善的动机。东亚文明家文化则很早便高度发达,使人家成为秦汉式的天下政治之下,均衡地再生产着人自身及其文化的人类存在基本形式。这是本书就上列难题所提供的核心回答^②。

关注西方人的家盲点和家弱点如何由历史中形成,提出东亚

① “西方”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指其历史-文化受到下述四种因素支配的地区或人类集群:希腊-罗马-犹太教-基督教。

② 家,与个人、社会一样,属于终极观念。三者不但都没有定义,并且原则上难以简短地说明。本书以全部论说尤其是正面解释家的部分作为家观念的注解。“人家”在本书中常与“神家”等相并列,并非指“别人”。

2 家哲学

人基于其发达的家文化历史而有的家哲学^①,是中西文明及其历史框架上的对比研究中的一个部分。所谓中西文明历史大框架对比,可见于下列图示:

东亚:个人家庭国家天下上帝自然

西方:个人家庭国家天下上帝自然^②

这个图式,不仅刻画了东西方文明的长期历史与目前现实,而且启示了其原因。

图中显示,东西方都具备组织人类生活的六大普遍维度。但是,其中哪些维度被强化、哪些被弱化,则非常不同乃至完全相反。每一个维度被强化或者弱化的原因,都离不开它与左邻右舍的互动。例如,中华文明国家尺寸上的、本书称为“中距离”性质的公共领域文化长期弱小,中国人中型团体意义上的公共精神相对较差,与其两侧的家庭文化和天下政治自秦汉以来高度发达有关。西方家文化薄弱,则由于它至少自希腊时代以来便长期夹在极度膨胀的个人和城邦(社会)两维中间。本书将详细说明这后一要点。

上述图式要求大量的理解和说明工作,其中任一维的完全解释必然涉及它与其他五维的关联。本书只是这个工作由以出发和当作基础的一个部分。

人类的一切,因有前边图示的六维而不能都归结于人家。但家对于人类,又几乎是其他一切的出发点。家,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比城邦、国家等中型团体更普遍、更自然、更有永久性的生

^① “家哲学”可以有两种所指。一是“关于家的哲学”,二是“西方现存哲学的家庭化”。前者是 Philosophy of Family, 后者是 The familiza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本书兼顾这两种所指。“盲点”在这里指的是“处于理论思维的视野之外”。

^② 梁漱溟先生最先使用过这种类型的图示。参见其《中国文化要义》。

活单位,是人类安全感、道德心、幸福感、和政治智慧的主要来源。安家,是人生第一要务。在安家中得到智慧,以智慧努力去安家,这是人类物种正常生存的前提。这些观念,是熟知儒家、道家这些安家型哲学的东亚人的文化常识。但是西方文明史中很少有过这些思想及其明确,缺乏与安家相关的智慧与实践。

西方人的关切,始终集中在城邦(社会)、个人与上帝那里。这些关切,本身构成西方文明重视和发展家文化的障碍。西方文明的整体,因而从未发展出发达的家文化,甚至从未有过能够使自身意识到家文化薄弱贫乏的对照反面。西方文明于是一直是自身家盲点、家弱点的牺牲品。由于缺乏一种像样的家道主义,西方人迄今仍然不能确立离不开人家的俗世价值,无法确立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西方至今只有一部分人得到启蒙。其余相当多的人,仍然沉浸于宗教迷信之中,执迷于神道主义,尚未被最终启蒙出来。

本书将表明,西方文明,需要接受东亚文明之中长期存在的家文化、家道主义与天下一家政治文化的启蒙。在没有受过这种源自家道主义的儒家、道家的教育、启发之前,在西方文明为自己补足一贯缺乏的“家庭化”修养之前,西方文明存在着重大缺陷,有着不能容忍的盲点。西方文化在其家弱点和家盲点被克服之前,尚难认识人性的原貌,不宜立即向普世推广,而需要大力地调整改进。换句话说,不懂得安家的西方文化,不仅令自身人民受苦,而且难以增添外部人类的福祉,只会加剧世界的不安。

读者可以先阅读本书的导言和结语,再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其他章节,来了解西方文明的家盲点和家弱点。以下对本书暂不及详谈的东亚家文化略说几句。

古中华文明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地方,东亚人自古至今特

有的素质、观念价值与生活方式,可以说都直接间接地联系于其极其丰富、独具一格的家文化。东亚的家文化,总体地和历史地来看,水平远远高于西方,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东亚家文化在思想观念价值上的结晶,是儒家及其礼教、道家与禅宗佛学。

发达的家文化为东亚文明及其历史带来的东西包括:能够长期保持天下一家乃至“天下太平”的政治文化;长期享有较高水平的人的家庭素质、存在安全感、人的归宿感满足、心态宁静和家庭生活幸福。东亚人尤其是中国人已往在其家庭生活和天下政治中,形成勤奋节俭、安土重迁、和平中庸、善于妥协的传统,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为千秋万代之后着想”的宽广情怀。其乐园、价值不假外求;没有出世宗教的狂热;不尚斗争与战争。

由家源情理出发,而非团体性有限公域法理出发制定的家规家法,使以往的中国人和受到古中华文明影响的东亚人,经常处在一种相对温和的限制——宽容系统之中。人的自由散漫、随心所欲、自在逍遥一面和家规劝学、礼乐修养、有禁有止的另一面,能够大体均衡。

中国人既没有经历过《圣经》对西方人历来的思想自由,也早已淡忘了类似于长期奴隶制对西方人的人身自由的那种极端的剥夺践踏。因此,他们不仅自己不感到必要、同时相当惊讶于近现代西方人对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那种报复性的、加倍补偿式的乃至疯狂的追求,和思想理论界对两种自由近乎神经质的鼓吹。

源于人家的儒家礼教,一方面让东亚人避免了西方宗教戒律和国家立法的粗疏,使个人的自我中心无由在其中过分膨胀;另一方面,礼乐家规教化避免了法律的严厉僵硬,能做到因家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因地制宜,灵活照顾各人学习、适应能力上的快慢节奏和个性特点。东亚人的个性,通过其家的个性表现出来。

东亚通过家风、家传、家学、家教而发起的教育,从很早的历史时期起,即提倡以身作则、从小开始、情理兼顾、仁智并重。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等方式,进行以孝悌公平为初始目标的感动型、修养型家内教化。家中和谐式的幸福,防止了幸福被联系于种种过度物化、拥有的定义和异化的追求,而不易对自然环境过度伤害。从不过分强调“私有财产”的东亚人,以往故少有强力崇拜、暴力征服、殖民扩张、污染自然等问题。

中华文明的智慧,以儒道和被儒道吸收融合之后的佛教为代表。这三个从精神上几乎塑造了整个东亚的学派,通过与礼教的紧密关系而植根于高度发达的家文化之中。以人家为观念价值主要源泉、为生活实践“挂靠单位”的儒家、道家与中国佛学,其内容平实、耐用、丰富而透彻;东亚因它们而成为全人类俗世生活、近距离亲密生活艺术上的典范。

家文化及其儒道思想结晶,把中华文明牢固而稳定地确立在世俗生活之中,长期避免了宗教和强权式国家政治对人欲的过分束缚或放纵,为解决全人类的宗教迷信问题作出了榜样。如若不能从家的普遍、自然、世俗和永久性出发,不从东亚家文化之最丰富充分的实践、最精密细致的理论和对政治、宗教的最深远影响出发,来看待礼教和儒、道、中国佛学,则这几个伟大文化传统的来源与性质,它们以往的功绩和存在理由,它们今后赖以继续存在的寄生单位和推广必要性,它们那普世实用的优越性和价值,都难以确定。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儒家一论。儒家,是家而起,由家推开,与家共生,及世界唯一的家源哲学。儒家比世间任何其他学派(或许道家可以除外)都更深刻地懂得和重视人类自身及其文化的再生产方式——家。举世最悠久、最全面也相对最成功的东亚

家文化,主要由儒家倡导护持而成功。儒家文化与人家文化,在历史上一直是彼此支持、互相推动,乃至存亡与共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家便没有儒家,没有儒家便没有东亚家文化的发达,从而没有东亚文明的丰富和强大。

儒家促使东亚人把世俗人家,连同其家风、家教、家学、家传一起,当作身心安全、生活意义、道德品质、政治智慧的主要源泉。家与儒、道、禅宗一起,成就了全世界最成功的东亚世俗文化。西方人尤其需要儒家,因为正是从那里他们可以学到自己两千年间寻而未获、迫切急需的安家之学、治家之道,学到能够把西方文明从宗教迷信中最终启蒙出来的俗世价值源泉。

先秦战国割据,礼崩乐坏,儒家秉持孝悌仁礼等一套家源价值出而挽救。秦汉统一天下,汉儒匹配以开放性的儒家意识形态,为天下政治这种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实践奠定了“软件”基础。宋明之前一度宗教盛行,儒家通过一套结合了本土化的佛学的家源哲学安顿天下人心。近代西方将世界重新拉入宗教冲突,战国格局,败家弃天下而专注于“个人-社会”。这仍然要靠人家-儒家来模糊民族界限,舒缓宗教冲突,协调人与自然,达成新的天下一家。

所以,无儒有家,如人有体而无魂。家,只能自生自灭而难免败家、使人离家,以致人们无家可归而伪家蜂起。有儒无家,则有魂而无体,儒上浮为专属书房的“儒学”,失去“为人类安家”的普遍意义,失去广大的民间性、根源性“家儒”生机。故夫妇父子、兄弟长幼、孝悌仁礼等一套家源文化,是古往今来一切儒家不能须臾离开、必须每日实践的根本。

比起科举制、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等,家对儒故更生死攸关得多。事实上,家哲学这个题目的确定,即由于笔者有“向江东父老

作交代”的典型东亚式回家情节,和向西方人分别深入解释儒与家的意义的需要。家因缘的这类深厚作用,笔者自己亦始料未及。

西方人一直自认为乃至被认为是“理性”思考的强者,曾经产生过大量的人类知识、思想巨匠^①。这些优秀人物在几千年中,在对自身文化的反省中,怎么会看不到身边人家的基本重要、深远意义?笔者在确信西方文明史中存在着家弱点与家盲点很长时间之后,对此仍然感到难以置信。

在本书正文中的长篇解释之前,这里先说两点。一方面,从东亚自身来看,百年来生活于弱国半殖民地文化心理中的东亚人,很容易成为西方的各种艳羡者、感恩者。至少少有人挑战看上去遮天蔽日的西方意识形态权威,不敢想象西方文明竟还会有连西方人自己都始终没有意识到的总体弱点。

另一方面,在西方人本身,当一个最基本的盲点在其文明的开端与核心之中被正常化,并且加以层层掩盖、种种补偿之后,不要说发现和纠正,即使只是表达它都会有视角立场之缺、词穷语用之患。

但是,毕竟,家文化发展水平在东西方过于悬殊了。这种差距必须解释;背后原因必有深意。如果说西方人毕竟挂在刀尖上送给东亚人了不少未知之物,那么东亚人若不把其儒与家的文化挂在笔尖上,当作“苦口良药”送还,便算不得“礼尚往来”。

中华文明以往几千年中一直是自主的,曾以自己独特的一套,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在最近一两个世纪的军事、政治、经济衰落中,也还能够涌现独立思考、自力更生的救国精英。

^① 本书后面将要论证,“理性”概念相对于“情理”来说,源于宗教—哲学分裂和家盲点而大成问题,原则上需要被“情理”取代。见〈导言〉、〈家伦理学〉和〈家认识论〉等章。

但是在精神文化上,百年学西方消耗了国人的勇气、心理定力与独立思考信心。“他山之石”,在屈服者手中,变为崇高的大山。让人开窍的西方线索,套在心灵空虚以后者的头上,化为一个个紧箍。社会主义、民主、科学等被欢迎接受、深信不疑,乃至顶礼膜拜。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几已没有东方的内容,倒并未引起多少人的不满和担忧。不依西学而有信心开讲行文者,越来越少。保持文化的中国,越来越难。

然而中华文明正在经历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复兴,却又是它不会也不再被最终地西化的另一种说法。诚然,原本的东方早已变化,某些方面的西化还在暂行。东亚军事上起死复生,政治上重新独立,经济上不断壮大,不借鉴西方数千年养成的新型战国文化不行。

但是从文化心理的深层看,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中的宗教教条、强权政治、征服自然、破败人家,不仅尚未心悦诚服,甚至觉得难以接受。从历史发展的长远看,现在的西方化,故更像是暂时必要的权宜,而非人类的归宿。

由于总体上仓廪衣食仍未丰足,东方人的礼义荣辱不免滞后。然而东亚的未来文化会如何呈现,以往传统将怎样复兴,也正因此而难以断言。“人家用机枪打我们,我们就必须设法用机枪打回去;把线装书丢入茅厕 30 年,等到建构了一个干枯的物质文明之后再去看整理国故”。^①

30 年,还太短、太乐观了一些。然而西方式物质文明的“干枯”,则端倪毕现、急需润泽了。至于即将被复兴的“国故”,则天下政治、俗世价值、顺其自然、家庭文化,应该都是排列靠前的内

^① 这是吴稚晖先生说过的话。

容。总之,断言世界最终只会西化,以为谈论东方所有和西方所缺已然没有意义,是不足挂齿之论。

东亚给世界的独特文化贡献在哪里?西方文明的总体性弱点是什么?除了西方导师的教诲,“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可否纳入东亚人自己的智慧?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即东亚人发现的普遍真理需要推广结合到其余人类的实践之中?——显然,对这些问题的适当反应,仅仅恪守温文尔雅、谦虚内敛,只靠聪明才智、学养见识,是既不够也不行的。

本书还离不开西方式的工具乃至风格。但即使不成熟,它也是拿出东亚自己的理论结构,建立东方人评说世界的立场,用一套“爱生活”的家哲学,对照一套仅仅“爱智慧”的西方哲学,树立人类精神东方一极的一次坚决尝试。

关注西方的家盲点和家弱点,提出家的哲学,与笔者的教学实践和对侨居生活周遭的观察体验直接有关。当被问到“中华文明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于西方时”,家,很容易浮现出来。当面对许多西方人经常关切的所谓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时,东亚人很容易看出它们其实多数是由家庭败落引起的问题。

但是,西方人为什么通常只看到个人问题或社会问题,而没有家的问题意识?家文化的发达与否对一个文明的正常和健全有什么影响?人家对人性、人道、人生、人世、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把家当作人类的基本单位与否,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中西文明之间的主要区别?本书,是自90年代中以来笔者开始逐步地明确这几个问题、系统而反复地改进对它们的回答的阶段性的结果^①。对“中

① 一部分早期想法,集中在写于1998年的《家的哲学纲要》之中,载于《留美哲学博士文选·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67—335页。

华文明一旦进入文化复兴阶段时应当首先珍视和恢复什么”的问题,这个结果或许能提供一部分回答。

本书各章节的初稿,曾经先后在许多单位试讲请益过,笔者对从中得到的大量启发,甚为感谢^①。J. B. Schneewind 教授评论我早期想法的一封信,曾予我以决心完成整个研究的刺激;牟博教授曾在发表家哲学的一个纲要上给予帮助;李晨阳教授等友人给予过珍贵的建议;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惠予笔者使用该校图书馆的便利;商务印书馆王希勇先生多年来耐心陪伴和真诚鼓励;谨一并在此致以感谢。

在多年的研修中,不计其数的古今中外思想家们给我以影响^②。本书即使对这些前人有批评,也都首先是向他们学习的结果。

10 多年来,因为考虑家哲学和从事写作,工作生活颇多曲折麻烦。其中由困境而产生的磨砺或刺激,与以前上山下乡、当铁路工人时一样,我也愿意承认其反作用。

张祥龙教授、郭齐勇教授等学长,不仅曾经给予笔者以具体的关心鼓舞,并且以自身弘扬中华文明传统文化的工作而成为我的榜样。我在研究生期间的导师 Steven F. Barker 教授,学问人品皆令人景仰,对我帮助影响很大,要特别说明。

对本书提供热情而重要帮助的还有许多友人,限于条件不能一一具名,笔者边感谢边致歉。

① 这些单位包括:美田大学、武汉大学、马里兰圣母学院、旧金山大学、复旦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普度大学卡尔迈特校区、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湖林学院、芝加哥大学等。

② 例如,在予我以教益的无数中国学者中,毕生兼顾“坐议起行”、比较关注全面理解西方、不吝承认和纠正自己先前失当看法的二梁(梁任公、梁漱溟),令人印象特别深刻。

对本书帮助最大的,是我本身的“归宿”——我的亲人们。没有他们——尤其是我的妻子杰琦与姐姐杨和——十几年如一日给予我的支持鞭策、鼓舞同情、思想分享和共度艰难,本书的完成是不可想象的。

本书涉及的题材领域之宽广,要求知识与思考之大量,深感为一人虽长期努力所仍难承当。种种错漏在所难免,真诚欢迎批评指正,或可从下面几句话开始:

西方人要家更多地是为了社会。孩子在家,被个人化、社会化。在家更是为了离家。生活更是为了工作。夜晚更是为了白天。对东亚人,则出外是为了家内。孩子在家,被家庭化。于是,出门更是为了回家。工作更是为了生活。白天更是为了夜晚。

东西方,从这里开始不同。

是为序。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导言.....	1
一、思想源由	1
二、各章简介.....	27
三、神学 - 哲学.....	43
四、家是善源.....	55

上卷：人家在西方的原罪 ——西方家弱点、家盲点的存在及其缘由 (第二章到第六章)

导言	71
第二章 如果亚当与夏娃有童年会怎么样？ ——西方文化的成人中心主义倾向与反家主义渊源	73
一、从成人出发，还是从儿童出发？	75
二、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	77
三、神圣与世俗，能否分清？	80
四、行为主体是完整的，还是可分的？	83
五、“个人”总是完整的，还是也可以不充分？	85

2 家哲学

六、“个人”是唯一的道德单位吗？	87
七、个人决定家，还是家决定个人？	90
八、人类的被抚养是应该而正当的，还是罪恶而遗憾的？ ...	93
九、阴阳必须俱备，还是可以有阳无阴？	96
十、人有人格，家有没有“家格”？	99
十一、人类的初始存在单位是什么？	101
十二、政治单位仅仅是个人，还是也有家？	103
十三、人是个人独立的，还是同时也依赖家庭？	106
十四、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童年又怎么样？	108
十五、西方人的被迫离家与渴望归宿	112
十六、结论与问题	115

第三章 “洞穴”、“苹果”、“蘑菇”、“幕布”有什么共性？

——“四重断裂”突然造就个人与西方哲学的成人重构性质	118
一、西方文化三大理论传统中的四个比喻	120
二、四个比喻之间的不同	125
三、共性一：四种空间（领域）转换	129
四、共性二：四个瞬间突变	131
五、共性三：前理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切换	134
六、共性四：价值性的叛变	136
七、四重断裂的其他形式	138
八、成人重构主义	143
九、四重断裂后的“个人”及其问题	146
十、四重断裂的实质是跳过家，同时强迫家人完成社会化—个人 化	150

十一、简述东方的情形	155
十二、结论与问题	157

第四章 文化还是“武化”？

——战争导致中距离政治和异化人家	162
一、文化还是武化？	167
二、战争在希腊世界中的频繁、中性与正面性	170
三、战争、暴力被中性化、正面化的经济根源	174
四、荷马神话的战争—暴力教育	179
五、斯巴达对西方文明形成武化倾向的贡献	181
六、阿希那对西方文明武化倾向的贡献	185
七、罗马对西方武化倾向的贡献	189
八、教会对武化、生活中距离化的贡献	191
九、武化的中世纪封建贵族	192
十、近代欧美的武化倾向	195
十一、武化对中距离城邦政治的推重	200
十二、中距离公域压倒近距离私域	205
十三、家的两元割裂：中距离伪家与户	207
十四、家的异化与人的异化	212
十五、不同距离的四种生活范围	215
十六、中华文明的“泛近距离化”性质	223
十七、结论与问题	226

第五章 谁是深入人家从事异化的内奸？

——奴隶制变家为“政治户”和“经济性私有财产”	229
一、家的中距离化有内外两种根源	229